



## 山居一日

□青 弋

想躲进山中避暑。于是，趁回老家看妈妈的时候，取道九华山。驱车山脚下，却不能进山，因疫情原因，交通管制要下午四点车才能进山，而我订的民宿却在半山腰。唯有耐心等待。

终于进山安顿好，已是晚餐时间。这家民宿网上评分较高，单门独院的三楼，干净整洁，可停车可吃饭。老板娘是个妙人儿，手里抱着二宝，嘴上热情地招待客人，行事颇有阿庆嫂风范。饭菜可口，山里特色菜笋干烧肉、石耳炒土鸡蛋及老鸭菌菇汤的味道统统鲜掉眉毛，价格不便宜，老板娘说是因为进的食材成本高。闲聊时，老板娘告诉我们，她是地道的山里人，而她老公，那位少言寡语的大厨先生是合肥人，他们缘起于一次偶然的相遇。最终还是老板娘魅力大，把老板“拐”到九华山脚下开了民宿，安居乐业。这栋房子就是老板用他做大厨的钱买下的。本来还觉得饭菜贵，听到一个美满的爱情故事，顿时觉得这饭吃得物有所值。

山里很风凉，的确是避暑佳处。我们住的民宿开窗见山，见云，见竹。傍晚，走在山中古镇的石板路上，惊喜地发现路边有一大片荷塘，莲叶田田，荷花正开得洋洋洒洒。山外的荷花七月就谢了，迫不及待地结了莲子，而山里的荷花八月还在等着我来赏呢。

夏日山风吹得人心旷神怡，飘飘欲仙，想起陶渊明的诗——“山气日

夕佳”。忽见一条碧绿的小蛇在穿越马路，如果它不是迅疾地在走“S”形，我真以为是一根长叶草被风吹起在舞动呢。也许这是一条竹叶青吧，它长得这么像草，是在自我保护吗？自然界万物皆妙不可言。

夜晚，坐在露天阳台上，且听风吟。我发现，夏天的山风很柔软，最能抚慰人心。结果，发现山里的虫鸣声喧宾夺主地盖过了风吟。我用手机把虫鸣声录下来，放给城里的朋友听，她说，好听，我听了不下二十遍。

夜里，被急促的雨声叫醒。山雨打在窗前蓬勃生长的竹子上，山上的植物上，感觉像球一样把雨给弹了回去，发出有力的回声。大自然，才是最伟大的音乐家。夜如此静，这细微的感觉，才如此真切地感觉到。

次日醒来，草木苍翠，碧空如洗，山高云低，又想起王维的诗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恰好有一位文友的朋友，当晚住在九华山慧居寺，清晨得句：“夜宿僧庐听雨声，空山四合起回鸣。敲窗还作水鱼响，其意若明须灭灯。”你看，欠才华的只能吟古人诗，才华横溢的自得佳句。

山居一日， 我见青山、白云、绿竹， 还有那个风情的老板娘统统妩媚。我跟先生说山里的各种好，他回我，那你是住一夜，你住上一个月试试？

很多时候，良辰美景皆因短暂而美丽。

## 铜瓷·念想

□陈 晖

铜瓷，一个古老的行当。提到铜瓷，童年的记忆里，总会出现这样的场景：铜匠穿着筒裤，挑着担子，走街串巷，吆喝着“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……”抑扬顿挫，时远时近，因为这样的吆喝，整个小弄堂都变得热闹起来。此情此景，或许已成为很多人遥远的记忆。

那年，堂兄还年少，我们都共同有一个巧手的奶奶。记忆中，奶奶特别喜欢做各式糕点，时常还会炒花生瓜子，这些好吃的零食通常都会被装进一个小嘴大肚的瓷罐里。

堂兄曾偷偷告诉我，他只要一闻到香味，就知道奶奶又炒了干货。堂兄总是趁着家人午休，搬张小板凳，蹑手蹑脚踩到上面，踮起小脚尖，将小手伸进瓷罐。哎呀！终于抓到两块炒米糖。哎哟！不好！小手被“咬”住了。原来，伯母所言非虚，瓷罐果然会“咬”贪吃小鬼的手。耳听有细碎的脚步声正一路走过来，性急之下，堂兄因为用力过猛，小手没能出来，就连人带罐摔倒在地。堂兄吓得哇哇大哭，惊动了全家。

伯母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碎片用布包裹起来，交给“铜匠”来缝补。这种缝补可不是用胶水黏起来，靠的是铜，来连合破裂的陶瓷器。

铜瓷有非常严格的工序，通过找碴、对缝，将碎片拼凑组合，看是否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按着定位做记号，必须用巧劲。放在从前，这要算铜瓷行业里，最考验功力的一步。因为瓷器是易碎品，重了，容易对瓷器造成二次损害；轻了，又打不到位，所以，必须用巧劲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“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”，就是出自铜瓷这个行业。

那时的铜匠不仅手艺好，收费也少，很多穷苦人家的陶瓷器损坏了，都会采用铜补的方式继续使用，那远比买一个新的便宜实惠得多。

铜好的瓷罐，身上布了十多个订书钉那样的钉子，仿佛一个从烈火中逃生的少女，浑身都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。堂兄捧着瓷罐，视如珍宝，说是留着几代人的念想。爷爷过世后，堂兄随伯父回四川读书，临行时，留下了这个瓷罐。我只知道，这是个老古董，还伤痕累累，并未特别留意。后来，搬家，拆迁，再搬家，那个瓷罐就也不知去向了。如今想来，心存遗憾。

某天，坐在秉文的古玩店，进来一位老先生。

老先生一见秉文，就情绪激动，眼噙泪花，似乎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他。秉文扶老先生坐下，泡了一杯热茶。原来，老先生是来找人铜瓷的。老先生用瘦骨嶙峋的手指，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方锡包着



吸引

□崇 君

## 舌尖上的大学

□蒋长云

出差或是旅行，每到一个城市，我总喜欢抽出一些时间，去那里知名的大学转转。如果时间富裕，还会挤挤公交，或者逛逛菜市场。在我看来，大学、公交、菜场，很能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气质。

大学不像中小学那样的封闭拘谨、闲人莫入，一般都是半开放的，里面大多有老楼、大树、小湖、草坪之类，风物雅致，而且还文乎文乎的，很适合游人闲逛。大学空间也大，一般都能在里面晃悠个半天。我在厦大穿一个隧道，走了好一会儿，也见不到对面洞口的光亮，最终还是半途而废地转身退了回来。

在大学里走累了或者停顿，我常常会自来熟地夹在学生队伍里去食堂吃一顿校园餐，借此歇歇脚、解解乏、充充饥。吃的次数多了，觉得校园餐还怪有意思的，竟形成了逢校必吃，甚至为吃而逛的习惯。

我吃过的大学有南大、北大，湖南大学、厦门大学，西南财大、兰州大学、西安交大，当然还有南审、南理工（去吃的时候，还叫华东工学院）、南师大、南通大学……

我第一次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去吃的别人的大学是南京大学。那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，我正在南京写一个课题。整天埋头在宾馆里查资料，敲键盘，脊椎都吃不消了，甚至引发了眩晕症，所以被迫出去走走。三转两转来到了南大，正是午饭时间。课题组每天安排的伙食浓油赤酱，我正要寻一个正经吃饭的地方，想着大学食堂应该是朴素和平实的，便随着人群去了食堂。食堂也用现金，不强调饭菜票，排队打饭菜，一切很顺利。窗口的小丫头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你喜欢什么就给我来点什么吧，无所谓。小丫头也不怪异，很利索地给我打了半条红烧鲢鱼、包菜肉片、藕片毛豆，还有一大勺米饭。蒸的饭可真香啊！嚼着有种踏踏实实的感觉。胃显然也很高兴，回馈我舒服的体验。只是舌头还是有点挑剔，感觉鲢鱼有点咸，包菜还有点生涩，可能是没炒透。看看周围的孩子，嘴里鼓着饭菜，眼睛大多盯着电视里的灾情，有几个小女孩眼睛还红红的。这一幕，连同餐盘里微黑

放电影去了，为什么不再任教，而选择放电影，我不得而知。如今，每每在镇上老干部活动的时候，还能看到吉福祥老师，年逾八旬的他，依然爱服务他人，开会活动，他总是提前到场，烧茶、安排桌椅，活动结束后，他要等到做好卫生才离开。吉老师虽然早就不做老师了，我觉得他还是老师。

苏婷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不知道苏老师和吉老师谁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。苏老师很年轻，也很漂亮，苗条的身材，梳两根乌黑的长辫子，这是她留给我最美好的印象。我入学的时候，虚岁才6岁，学校不想接受，为了考考我，苏老师抓来一把筷子让我数，我数了一遍，觉得没有把握，便说了一声：“重来。”苏老师用手在我头上轻轻拍了拍，说：“不用数了，这孩子我收了。”苏老师后来做了校长夫人，校长也曾经教过我。他们现在都已经年近九旬了，身体还好吗？

徐乃学老师是我的初中班主任，教数学。徐老师是复员军人，在我的眼里，他似乎永远着一套军装，但并不威严。徐老师个子矮小，混在学生中很难找到他。徐老师讲课，直面教

材，恭恭敬敬，像跟士兵作报告一样正规，声音不帶高腔。徐老师的钢笔字很漂亮，就像他的为人，一丝不苟。如今，徐老师已经八十多了，很久没见到他了，不知道身体可好？

去年，高中同学毕业47年聚会，当年的班主任被请到现场。班主任叫葛如明，已经八十有六，身体还不错，同学们请他说两句，他操一口标准的如东南路口音，足足讲了十分钟，同学们静静地听着，让我觉得又回到了47年前的教室里。葛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，算下来当年还不到四十，正值壮年。当时教育正受“读书无用论”影响，同学们学习不太认真，葛老师却对我们十分严格，大胆传授知识，高谈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道理，常跟学生说：“学会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是个另类。葛老师衣着朴素，言谈轻松，颇有师者风范。如今，耄耋之年的葛老师，正当安享晚年之际，祝你身体健康！

俗话说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老师的教诲之恩，我终生难忘。有人说，师恩如山，因为高山巍巍，使人崇敬。也有人说，师恩如海，因为大海浩瀚，有容乃大。天涯海角有尽处，惟有师恩无穷期。

尖上的兼容并包。

迄今为止我评分最高的校园餐体验要数西安交大，而且是早餐不是正餐，更而且冒着大雨。那次时间很紧张，只能起大早到离住处最近的那个校区看看，那儿离古城墙不远。可能是工科为主的校区，进了校门感觉像进了一个国营工厂，到处是车间一样的实验室，更有很庞大的机器露天淋在雨里。正当我失望地认为不能如愿蹭到像样的校园餐时，面前出现了一个极其时尚的校园餐厅，一个两层小楼，落地的大玻璃窗，显得特别明亮整洁。时尚大气的餐桌椅，整齐地排在餐厅的中间，四周一圈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吃摊位。肉夹馍、羊肉泡馍、臊子面之外，还有东北的水饺、东南的燕饺、西南的龙抄手、过桥米线，江南的大馄饨、小馄饨、大饼、油条、包子、豆浆、麻团、发糕……生动呈现了一个五湖四海的清晨。我要了一碗小馄饨，就着穿梭在眼前的少男少女散发出的青春气息，临窗赏着校园雨景，细品这份江南的清淡鲜香。看来，“西交精神”也不光是无私奉献和艰苦创业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最终的奋斗目标。

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没有围墙，我在穿梭而过的街边，吃过富有三湘特色的蒸菜、啃过两元一颗香糯得让我难于忘怀的老玉米。江西财院九江校区临近一个大大的水面，我在校门口喝过据说是鄱阳湖的鱼头汤。兰州大学食堂的饭菜乏善可陈。那里的孩子们十分质朴。我的手机在餐桌旁充电，我去楼上看看，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同桌的一个武威的男同学正守着空盘子和我的手机，在那边安静地等我这个陌生的大叔……

这几年，我有机会去一些知名大学参加短训。组织者一般都会把我们安排在小餐厅，不与普通学生一起，膳食都很符合标准，但标配的饱餐后，我仍愿意去学生那头看看，有时哪怕点一份豆腐脑，也要和熙熙攘攘的孩子们在一起，感觉一下校园餐独特的气氛。

吃什么不重要，和谁在一起吃很重要。舌尖上的大学，所有的辛酸辣甜，都呈现出青春的味道。吃校园餐，更多的是为了回忆和见证一下不一样的芳华。